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五 空十

武林道士 褚伯秀

則陽第四

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而卒訖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所謂然與然乎

郭註化謂順世而不係於彼我順物而暢物情之變然也情變未始有極無根無門忽爾自然故莫見唯無生無出者能觀其門而測其根我所不知物有知之者用物之知無所不知獨任我知其知寡矣今不恃物以知而自尊其知則物不然非大疑而何不能用彼則寄身無地自謂然者天下未之然也  
呂註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是而卒訖之以非與孔子同然知或未止乎其所不知則所謂是者固未定又安知

今之所是五十九非也夫物生而莫見其根出而莫見其門則知之所不知者乃萬物之所由生出也而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至其知之所不知則常恐其虛而莫之恃每至望崖而反其為疑也豈不大哉已乎已乎且無所逃言若此者終不可與有至而其身之不能容也雖今所言為然未知其果然耶使人忘言以契之

疑獨註夫人自幼至老新故相代處造化中不覺其遷伯玉能順化日新未嘗不始是而卒非未知今之謂是非五十九年前之非也物生之根即天地根物出之門即玄牝門二者皆本於谷神其源一也知之所知智者之事知所不知聖人之事知尊其智而不知尊其聖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言不知止其取舍之心萬物於造化無可逃之理我以為然彼或不然是非之所以起各任其然則當矣  
碧虛註化化不停交臂已夫世之求者是者非求道理也求伴於我者世之去非者

非者邪曲也去忤於心者也伴我者未必真是忤心者未必真非故有始是卒非之嘆五十九固今之是今若悟非乃知昔之未是知其是之未是惟莫之是者無非故至是無非至非無是夫虛無恍惚至道之根淡泊寂寞衆妙之門此萬物之所生出也人之所知出乎不知因其不知而後知也不明此者豈不大疑乎世事紛紛日新其變知與不知莫知止也所知者人事不知者天理人事有為是非莫逃天理無為安逃哉若以己所知而謂之然則衆謂之不然者亦多矣然乎言未必然也  
虞齋曰義年六十而六十化一年之見勝一年也又安知六十歲之是便為是耶物生必有根其出必有門但人不見此是其不可知者凡人知其知而不知其所不知以為至矣此大惑也無所逃謂自然而然不知之知道古今徹上下何處無此理如何逃得與乎皆疑辭  
明有所易謂之變暗有所易謂之化行

年六十而六十化謂人處世間其形容知識能解事為被造物暗易而不知未嘗不始是而卒非也及乎耳順之年更事既久庶乎是非可定物理可明然猶未知今之所謂是非五十九年之非也

此言物變無窮事變無窮人心之變亦無窮三者交相化而古今成焉得失著焉事融理定是非乃審然猶未知後世之公論何如也人閱人而成世事更事而成化若蚊虻野馬之過前不知其幾而吾之至靈真常者固未嘗變也人而知此死生不足以動其心矣物之生死出入有根有門而不見者皆知尊其所知以為己能而不知恃其所不知而後能知信能知其所不知則萬物之根門可視矣其生死出入理之常然化與不化與之俱化則亦何感之有蓋人生所知所能恃其不知不能中萬分之一耳聖人亦不能盡夫知能又豈能逃乎物化哉雖然吾今所言以為是者亦未

知其信然否也凡聖賢論化皆有不敢指定之辭乃其不可致詰之妙此所以為化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稀章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

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靈公有妻三人同澁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稀章曰夫靈公也死上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柳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郭註靈即無道之謚男女同浴此無禮也以鮪為賢而奉御之勞搏幣而扶翼使不得終禮此所謂肅賢也幣者奉御之物欲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義亦可謂善故仲尼問焉子謂肅賢言不憑其子靈公將奪汝處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來事可知是以凡所為者不得不為所不為者不可

得為而愚者以為為之在已不亦妄乎徒識已然之見事未知已然之出於自然也呂註大弢伯常騫則以人論之稀章則以天論之以天論則雖名謚固非人之所能為也

疑獨註是三人皆為太史官故仲尼問之靈公飲酒湛樂亡也田獵畢弋其也得謚為靈何耶大弢曰是因是也言靈即無道之謚謚法辭而不損曰靈伯常騫曰公與三妻同浴史鮪奉御而進使之搏幣扶翼而出以其能敬賢所以謚靈也稀章曰公死上葬沙丘掘得石柳銘曰不憑其子靈公奪而埋之言天理不可憑此地本屬靈公之父反為其子得之則公之為靈也久矣彼二人何足以知此碧虛註謚法亂而不損曰靈又德之精明曰靈其靈素定謚自冥符若以俗情料方外幽冥之理何足以識之哉腐齋曰義衛君所為如此謚之為靈何耶言未足以當其惡也奉御猶今言召對擇

執執見之幣公使人扶翼之言有禮也少丘古人墓處石柳先有靈公之名則生前已定人何力焉不憑其子言子孫不可託此地為靈公所得也

靈之為謚可善可惡故夫子問於三人大發答以唯其如此所以如此則靈為無道之謚明矣伯常騫曰公與三妻同浴無禮執甚焉及賢臣奉御而進使人搏帶扶翼而出之幣謂奉御衣物是於人欲熾然之中天理一毫之善未至全泯則其謂之靈幾可以善言矣稀章曰公卜葬而得石柳之銘昭然靈公之字冥符千載其所謂靈也久矣彼二人何足以知之義同處父之柳滕公佳城莫非前定至於名謚亦豈偶然但當盡人事以應天理其謚號美惡則係乎生前之所為在人不可不謹謚法始於周公以一字示褒貶亦嚴矣哉不動成名曰靈古之人主不善終者有靈若厲之號至於遠人大觀善惡兩忘去來見在等

無滓迹無爵無謚倫然順化使人無得以議其善否豈不混成盡美哉三人各一答首言其不道次言其敬賢後言天理一定以述論之不無優劣卒不逃天理之一定耳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人合弁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

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譬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郭註大人無私於天下天下之風一也自外入者大人之化由中出者民物之性性得正故民無違心化至公故主無所執所以能合丘里弁天下一萬物夷群異也殊氣自有故能常有若本無而天賜則有時而廢矣殊職自有其才故任之耳非私而與之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若由賜而能有時而闕矣豈惟文武凡性皆然名止於實故無為實各自為故無不為時世有變無心者順之於此為度彼或宜正於此或差於彼各信所施不能離也比于大澤大山之無棄材合異以為同也言丘里則天下可知有數之物不止於萬況無數之數謂道而足耶通物無私強字曰道所謂道可道也名已有矣將無可得而比耶名之辯無不及遠矣故謂道猶未足



必在乎無名無言之域而後至焉

呂註合姓名為丘里異為同也散丘里為姓名同為異也非如一家之言異不能合同不能散也百體莫非馬指之不得為立百體而謂之馬譬大人不以其大全觀之則所謂大者亦不可得比以丘山江河所以為大之至也故自物觀之萬物莫不備於我則自外入者有主於中而不執有萬而無不容也自我觀之汎乎其為萬物遊則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周行而無不徧也天之於四時不因其固有而賜與之則功有所不備而歲不成矣君之於五官不付之衆為而我之則知有所不周而國不治矣文武殊才萬物殊理其為不賜不私亦若是而已無私故無我無我則莫有名之者無名故無為無為則無不為矣時變無停禍福無常有拂有宜善或為妖也物情各徇殊面不一有正有差正或為奇也物理不齊如此道者所以公之未始容心趣舍於其間比于大澤百林無不備觀

乎大山木石無所分此之謂丘里之言道本強名則謂之道不可以為足也凡物無窮萬不足以盡其數而期以萬者以數之多者稱之天地形之大陰陽氣之大道者為之公則非形非氣故無名也名不足以盡道而名之曰道亦以其大者稱之本無名而以名稱之則已有矣乃將得與無名者比哉若以謂之道者為道是猶認狗以為馬也

疑獨註十家為立二十家為里丘里者合十姓百名以為風俗而不知合并天下以為公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則道愈離而物愈乖矣指馬百體而不得為立馬百體而謂之馬散同為異合異為同也丘山積卑江河合流以喻大人合并天下以為公唯其公也故自外入者中有主而不執不執則能通由中出者外有正而不距不距則能行是以不私而天下一不賜而萬物成四時氣殊天不賜故歲成五官職殊君不私故國治以至文武殊任萬物殊理

君道不私故德備而無名不賜則自成家澤而不謝不私則自正功成而無報也大道無私於物故無名無為無為則物各自為而無所不為矣時世有變禍福倚伏拂者或以為宜殊面異向也正者或以為差各執所見也比于大澤異材而同用大山異植而同壇此合異以為同而未離乎有形有數是之謂丘里之言天地陰陽形氣之大者道為之公皆因其大而號之也若此者已有矣其小大貴賤乃將得比之哉碧虛註周禮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五家為部五部為里合十姓百名之異為一丘一里之俗或散一丘一里之俗為十姓百名之異亦猶離馬之百體曰頭尾眼耳合其頭尾眼耳總曰馬也此即公孫龍離堅白合同異之旨山積眾石河合百川大人合并郡國以為公分之則楚越有異并之則風化一同亦無異乎丘里之合散也外入者事中有主則事不滯中出者理外不邪則理自達矣涼氣殊天任之而不賜故歲

功成工虞職殊君委之而不私故天下治  
 文武材殊大人任之而不賜故德業備動  
 植理殊道生之而不私故無名也物物自  
 名非道強名之物物自為非道強為之道  
 無所為故能無不為也冬春之代謝皇王  
 之謀得於此為禍為慶於彼或為福為宜  
 比乎大澤眾材大小皆中於度夫山木石  
 精粗皆聚一壇所謂丘里之言亦若是而  
 已大道無極物亦無窮今據多而號之曰  
 萬若物止於萬則道亦有極何足以稱象  
 帝之先大道合并形氣而為公強名曰大  
 字之曰道既曰大道已有之矣安得與未  
 始出其宗者比哉

腐齋曰義聚并為丘聚丘為里里中十姓  
 百名人物雖異風俗則同合異為同之喻  
 丘里之言者公一里之言也合異以為同  
 萬物同一理散同以為異萬物各一理合  
 百體以為馬體上無馬名立其百體謂之  
 馬也合并以為公合萬物之異以為同也  
 有主而不執執則非自然正者萬物之理

出乎會中其理與物不相距則無同異矣  
 不賜不以為功萬物殊理大道合之以為  
 公故無得而名也澤浮流行貌倚伏無常  
 或有所拂而反為宜塞翁失馬之類人自  
 徇之心如面之不同有所正則拘執反或  
 失之譬大山大澤木石之材皆中度可用  
 合異以為同也稱物數而為萬總形氣為  
 天地陰陽道者為之公皆以其大者言之  
 耳雖已有道之名豈可以此相比哉

凡一丘一里之間必有年德之尊者考  
 衆情而立論猶所謂月旦評及各有里  
 諺流傳以記其風土事物是謂丘里之  
 言合異以為同也共出丘里而有少長  
 賢愚貧富得失之不齊同而異也天下  
 之大起於丘里道之大貫於事物散同  
 而為異猶指馬之百體合異以為同立  
 百體而謂之馬也言之則有合散冥之  
 則歸混同理有至極不可容聲矣丘山  
 積平江河合水大人合公亦不外乎此  
 理蓋能合丘里而得宜則合天下之物

情亦猶是也在乎公之一字而已道經  
 云公乃王王則天下之所歸往安得而  
 辭哉故自外入者學也君子之學主乎  
 道主乎道則物無不通由中出者思也  
 君子之思正乎理正乎理則物無所距  
 猶四時殊氣而成歲五官殊職而成治  
 總歸乎大人之德備以闡大道之無私  
 又惡可得而名焉無名故無為無為而  
 無不為此理之必至然而時有變遷機  
 有倚伏有以所拂而宜者有以所正而  
 差者皆由自徇已情故不免於殊向譬  
 大澤之百材合而為匠石之用異而同  
 也大山之木石散而為天下之用同而  
 異也若冥理而歸于道復何同異之辨  
 哉夫道之為名不足以盡道物數稱萬  
 不足以盡物各以其大者言之耳形之  
 大者天地統之氣之火者陰陽統之道  
 又以統天地陰陽其大詎可量耶然既  
 有道之名則不可與無名者比所以至  
 人之道行乎無名故天下莫得而名也

是章類齊物論之說有無生死此則頗  
關治道又翻出丘里之言一段立說愈  
奇製名寓意謂至公而能和天下則少  
知者所當請問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六 室一

武林道士 褚 煥 學

則陽第五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  
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  
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  
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  
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  
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  
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  
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  
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  
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犬吠是人  
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  
能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  
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  
為過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  
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  
未生不可忘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  
可親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

往無窮吾求之末其末無止無窮無止言之  
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  
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  
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而足  
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  
道物之極言然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  
極

郭註問物之所起或謂道能生之此皆自  
爾而無所生凡此事故云為趣舍近起於  
陰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過此已往止於  
自然其相理相使皆物之所有非無能有  
之物表無所復有故言知不過極物廢起  
無所原隨此議之所止或謂道莫為也或  
謂道或使也或使者有使物之功物有自  
然非為之所能由斯而言季真之言當也  
至精至大皆不為而自爾物有相使亦自  
爾也故莫之為者未為非物凡物云云皆  
由莫為而過去實自使之無使之者居指  
物之所在物之所在其實至虛求之於言  
意之表而後至焉突然自生吾不能禁忽